

桃乡赏花小记

翟国胜

提起“黄桥”,人们更多地会想起“黄桥烧饼”。一曲荡人心肠的《黄桥烧饼歌》,唱出了当年苏北人民支援新四军打鬼子的壮志豪情,也成就了一个名牌食品。而笔者所要说的“黄桥”,乃是豫东西华县的一个桃乡。近年来,该乡种植了 1.5 万亩桃树,形成了规模效益。而连年举办的“桃花节”更使原来默默无闻的小乡声名鹊起,吸引了周围县市乃至外地的许多人前来踏春、赏花、洽谈生意。桃树成了摇钱树,而桃花节也成了精明的黄桥人的一张名片了。

今年的桃花节开幕那天,恰逢双休日。将一切杂务抛开,我和妻子上午 8 点多就急冲冲地各骑一辆自行车向黄桥奔去。

刚过颍河黄桥大坝,公路上已排起了长长的车队,有大巴、中巴,更多的是小轿车,足有三四里路长。路上的人熙熙攘攘,中年人大多是骑自行车,老年人多是骑三轮车,后面再坐几个小孩,而许多年轻

人则是三五结伴徒步而行。不论男女老少,一个个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意。“真像过节啊!”我喃喃自语。“就是过节嘛——桃花节。”以往少言寡语的妻子此时却显得才思敏捷。

开幕式会场设在紧靠漯西公路的黄桥中学。据说上午 10 点举行开幕式,而此时会场内外已是人山人海了。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我们没有等到开幕式开始,就径直向桃树最多的裴庄赶去。其间路上挂满了横幅,内容多是“欢迎”、“祝贺”之类的吉祥语。沿途我还见到一个足有 10 多亩的“鑫鑫庄院”,四周用竹竿扎起的围墙,既简朴又很别致,一个真正的农家饭店。庄园里已挤满了很多风尘仆仆的“驴友”,许多人脖子上挂着高档照相机,手里掂着三脚架,看得出是有备而来,是打算在桃花节上拍几张好照片。一进裴庄,我立即就被村里的房子吸引住了,这里大多是新盖的两层楼,宽宽的大门,看上去很有气势;村里的房子规划得很整齐,主街

道也已硬化,远比我所见到的许多农村的居住环境要好得多。在主街道两旁,有几家饭店,也多是以“桃源”、“桃乡”命名,看得出这个村确实是发了“桃”财啦。在村子最南头的一个大操场上,一群人正忙着搭戏台,据说桃花节期间村里还要唱几台大戏呢!

沿着土路我们进入了村边的桃园,真像进入了花的海洋。桃树大多不高,每棵都被有匠心的园艺师修剪的像盆栽,有三四个遒劲的主枝,像雕塑,粉红色的桃花布满了枝头,一簇簇,一片片,让人目不暇接,这番自然美景,巧夺天工。从时令上讲,桃花还未进入盛花期,有些花骨朵还属含苞待放,像羞涩的少女,让人顿生怜爱之情。往远处看,辽阔的田野就像浓墨重彩的油画,上面是粉红的桃花,中间是金黄的油菜花,低层则是绿油油的麦苗。红黄绿三色交错,画面浑然天成。微风吹过,花香扑入,又夹带着许清新的气息。前来踏春、赏花的游人一个个春风满面,有



·诗·

写给四季

王洪兵

春

绿的使者
绿的源泉
叶的憧憬
花的呼唤
风的轻柔
蝶的留恋
心灵的向往
生命的祈盼
春之莅临
给世界带来花团锦簇
万紫千红的春天

夏

火热的生命
火热的情感
在这充满激情的季节里
播种爱的希望
收获着爱的浪漫
在稻麦飘香的季节里
酝酿着爱的甜蜜
品味着爱的苦涩
在这多雨的季节里
见证了多少人间真情

秋

演绎了多少人生爱恨悲欢

不要为阳春的离去而惋惜
不要为盛夏的辞别而神伤
秋天自有秋天的神韵
萧瑟秋风 清激秋水
片片秋叶 大雁南翔
弯弯秋月 万里秋霜
让多少文人骚客为之心驰神往
留下千古绝唱
十月的金秋告诉人们
只要你播下金色的种子
就能收获沉甸甸的希望

冬

鸟儿停止了昨日的喧嚣
溪水冻结了曾经的涟漪
阳光失去了可人的温柔
树木在严寒中
脱去华丽的盛装
在肆虐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天宇冰冷一片的空旷沉寂
皑皑白雪覆盖着的大地下
却涌动着春的信息

水调歌头四首

武当感怀

张瑞生

索道流星去,载客过山梁。
山头雾锁云封,举目日无光。
遥叹巍峨雄壮,危处楼阁耸立,疑近玉龙乡。
披雾探金殿,骤雨落天堂。

低群山,舒望眼,赋华章。
振衣绝顶,慷慨长啸又何妨。
尽吐胸中浊气,一扫寻常烦闷,神采恣飞扬。
真武若有意,当笑吾颠狂。

观槐

枝上灿如雪,香气信风扬。
幼时呼友攀采,挂破旧童囊。
花与粗粮相拌,笑与心声相印,食用刺鼻香。
犹记少年事,快乐好时光。

又逢春,万物醒,百花芳。
暗香浮动,昔日情景现身傍。
仰首中途两侧,树上白花怒放,却看众儿郎。
树下一声吼,聊发少年狂。

云中

铁翼凌霄汉,飞舞九重天。
瞬息万里,乘风破雾海云间。
惊起龙腾虎跃,又遇狂涛急浪,寒雪砌银山。
红日染白絮,碧海共天蓝。

任迢迢,海天阔,俱欢颜。
翩然一笑,多少烦恼付轻烟。
闲看云舒云卷,品味人间百态,深意属林泉。
会当盟山水,吟赏度华年。

思归

披月浩歌去,江海觅云踪。
朗吟《水调》,一蓑烟雨寄浮生。
却羡激流勇退,羞为折腰五斗,无官一身轻。
高卧北窗下,莫教鸟啼惊。

策竹杖,饮泉水,憩石松。
风月无主,尽属闲人有谁争?目送孤烟落日,遥适尘嚣纷扰,枝上小桃红。
且向山头舞,把酒啸西风。

满庭芳

蓬莱阁

断崖千尺,亭阁凌空,蓬莱自古仙山。
峭壁欲倾,惊碧波倒。



站在历史转弯处

岳鸿胤

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站在遵义会议旧址这座楼房上,向着中央红军走来的方向与走去的方向极目远眺,为什么会有这悲凉欢快截然不同的感受呢?因为我是怀着一种历史的情怀感悟长征、感悟遵义会议的心情而来到遵义的。

长征是什么?长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

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壮的壮举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的局面就开始。”

遵义会议的意义何在?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于 1935 年 1 月召开,会议清算了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的教条主义;会议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会议肯定了过去毛泽东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推举毛泽东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在与第三国际失去联系、红军处在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走向成熟。毛泽东在讲话中曾把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与国民党军采取的战略战术比喻成“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他说:叫花子比不过龙王爷呀!我们穷人要有穷人的办法,不能和有钱的人这么比。强制命令部队打堡垒站、正规战,咋能不失败!“中国革命在遵义转了一个弯,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

历史长河中有许多闪亮的点。伟大的长征、光辉的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闪亮的点,也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个闪亮的点,作为历史它已远去我们 70 多年了,但是遵义会议形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原则及长征精神将永存!不是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从遵义会议的胜利,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70 多年的成败,都与遵义会议形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的遵循与背离有关联。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至今我们仍享受着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历史昭示未来,这伟大成果还在延续、拓展!

泛区。计当时的同学有西华的李炎、周口的靳炎、扶沟的樊守义和太康的张全才和我等。

以上情况你等编写《农场志》时可在相关处加上一笔,也是有意义的。《农场志》编好后,可赠我一册作为纪念。

接信后不久我去看他,身体更显瘦弱,扶杖徐行,但精神矍铄,声音清朗而思维敏捷。谈到“黄泛区同学会”,他说,“虽然知道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造举世震惊的人间悲剧,当时我们出于热爱家乡之心要求国民党政府建设黄泛区,理由只能说是抗日水淹日寇,豫东受害,全国受益。《意见书》写好后,我们三人步行送到全国政协大会秘书处。”他还说“毕业后,黄泛区同学会再也聚齐过,有的离校后就去台湾谋生了。”

去年 4 月,我公于上海回来,得到王老

师去世的消息,追悼会已过去几天,尽管他已是望九高龄,我还是觉得太突然了,尤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没能亲与吊唁,实为一生之遗憾。

此生为能得王老亲炙而欣慰,想起当年我在周师读书时因急病入院,王老师和张文礼老师一同去看我还恍然如昨,可两位老师都驾鹤远行矣。

不忘春风教,常怀化雨恩,在这四月天的哀思中,追忆往事以成此文,为先生三周年祭。



不忘春风教 常怀化雨恩

——祭王开文老师逝世三周年

李郁

动得都流下了眼泪。人生契阔,两人促膝深夜长谈。当老同学问他愿不愿回来,他断然作答:“只要需要”,老同学说不是需要而是太需要,啥时能回来?他说“现在都可以回来!”两人就此谈妥。

回到温州,他盘算怎样和校长讲。一见校长的面,想不到校长突然问:“王老师,你说你回去探家哩,咋跑起调动来了?”这一问使他懵了。校长拿出太康县教育局函件让他看,他才感到太康的动作太快了。

办完调动手续携师母北返故里。从他讲此事的笑容里,让人感到他为他的这次选择而欣慰。

我告辞时,他从书架上抽出了他编著的《王新桢诗选》,写上“李郁晒煞”加小篆印章递给我,并嘱咐我,发现文中有错误之处,一定要记下来,以备再版时改正。

随着电话带来的方便,我和王老师通信渐少。

2000 年元旦,两班同学离校 20 年又云集周口,在金桥宾馆师生相逢了。王老师寿过八十,对这位师中长者,同学们都前趋问候,合影留念。当同学拥着老师们步入餐厅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乐队管弦齐奏,同学们笑语喧哗,酒杯高举,共庆新世纪的第一

又是四月天,王开文老师去世三周年了。

在这三年里,我总常想起这位恩师。在周口师专读书的时候,王老师教我们班的古代文学,那个时候我对他了解甚少,只是对他上的课感兴趣,二十多年了,他讲课的身影,他讲课的音容,他讲课的精彩现在还历历在目。

离开母校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每遇难题就写信求教,王老师是无信不复。记得第一次问的是《二十史劄记》的事,中国正史有二十四史,可陈垣的这本专著为什么只说二十史呢?王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只用两句话便使我恍然大悟,真令我自嘲自贬。从“弱水三千”到“中国历史的层累学说”,从佛教的“大乘小乘”到《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每有所问总能得到他的赐教,很使我增益。

有时去周口,我总要去看望他。1995 年 10 月底,我在凤凰台花市选了一大盆初绽的矮化大朵金菊捧到王老师的住处。老圃秋容淡,黄花晚节香,他见了格外高兴,接过去放到向阳的窗台上,洒了水说“可以赏菊南窗下了”。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

王老师是 1938 年初中毕业,正值抗战花园口黄河炸堤,豫东成了水乡泽国。他逃到了南阳读完了高中就报考了兰州大学和当时的中央大学。到兰大报到后,又被中央大学录取,于是舍兰州到了重庆,大学毕业到温州教书。

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暑假,王老师回太康探家,天黑时在县城下了车直奔县高中,看有没有他认识的或认识他的人。全校只有一所房子有灯光。他刚到门前,屋里的人抬头一看问道:“王开文你啥时回来的?”20 多年没见面的初中同学竟然一眼认出他来,激